

校刻兵要録

950
 内閣文庫
 和書類
 三画八音
 四册
 六九一〇架

和書門
 二四八
 一四六〇
 四册架
 函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864
冊數	4 (1)
函號	189 250

兵法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校刻兵要錄序

納之章

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居升平之世。不可不講兵法。雖結。兵者國之大事。其用之也。興廢存亡繫焉。豈易言哉。吾嘗以為。士必通經。嫻文。然後兵可學也。何以言之。不通經。則懵乎大道。而根本不立。以此從事。韜鈴。或流於詭譎。狡詐矣。不嫻文。則不曉

文理。而書不能讀。以此講肄
孫吳。惡能得融會貫通乎。
本邦韃素以降。言兵者若干
家。其說蓋出于戰國分爭之
際。而後人復增飾之者。於此
各家之說。醇疵互見。得失迭
存。而傳之者。絜非通經嫻文
之士。是以其言或流於詭詐。
且如其文。而鄙俚而已。迨寬文
元祿間。長沼澹齋先生興焉。

先生自幼好學。勤苦邁人。既
通經術。又嫻文辭。篤信洛閩
之說。常以持教為事。而其所
長。最在兵法。恒謂其徒曰。古
今兵家。多失之詐。夫兵當以
仁義為主。其臨機應變。出乎
不得已。堂之陣。正之旗。
何以詐為。平居為人談兵。必
先講經。而後及兵。其大旨可
見矣。所著兵要錄二十二卷。

分為六篇。曰兵談。曰將略。曰練兵。曰出師。曰陣營。曰戰格。其所論述。錯綜和漢。折衷古今。擇奇而精。語多而詳。卓然成一家言。至其行文。亦雅馴可誦。寔兵家之龜鑑。而武門之圭臬也。吾嘗聞之。備前烈公讀之。出師篇。而嘉獎之。使其臣從學焉。至享保中。有德大君賜覽其書。稱為善。

雙兵書。嗚呼先生之

書。蒙

賢明之賞鑒。若是。則其說之善可知也已。予於是乎。益知兵家不可不通經。姻文也。斯書初無刊本。傳寫頗多家。又有活版。亦不免有訛舛。三春吉井元化憾其如此。乃會萃衆本。審加校訂。以銀活梓。可謂勗矣。近者沿海有警。大

小侯伯。莫不練兵是務。當此之時。先生之書。大行于天下。諸藩得以取法。神州威武。益致奮揚。足以震疊四夷之心。豈不偉歟。然則元化此舉。予何亦樂序而道之。
嘉永七年甲寅冬十一月

水府森蔚豹卿撰



川土直道書

兵要錄序

兵者何哉。定禍亂之具也。要者何以一該萬之謂也。錄者何記也。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則必危。忘與好之間。其機不可不察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用兵之要。亦在豫備而已。是乃不忘戰也。夫兵家之說。固

蕃衍可謂博也然又有其要
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知
其要則博者亦可該盡矣頃
宮川忍齋來自鄰邦眎余以
其先師長治氏之所著兵要
錄余繙閱之其書本乎中華
古昔之兵法參本邦近世
之軍術立法制事也精確而
不苟考古應今也簡約而不
遺分類折門釐爲若干卷是

兵家之機要信可一以該萬
也且其教學之術泝聖學之
末流而不貴機變之巧與世
之好用詐僞功利霸術者豈
可同日而語耶蓋用兵若用
水火然能用之則爲福不能
用之則爲禍故術不可不慎
此書平時則可以爲預備之
則行師則可以爲制勝之計
守約施搏命之謂兵要不亦

宜乎忍齋語予曰先師用心於此術可謂勤矣幸有成書恨無序之者願以一言弁此首其後乞而不已予雖拙文思其請索之厚不能固辭復感其尊先師之至於此乎不揣僭率妄為是序云爾

貝原益軒識

兵要錄篇目

兵談上 二十

卷之一

原兵 武議 義兵 圖國

三要 兵要 節制

兵談下 十

卷之二

兵害 軍費 天官 地利

王霸

將略上 二十

卷之三

將德 心術 賞禮 任用

操練 恩威 愛士

將略下 三十

卷之四

將禮 將戒 矯僻 賞罰

嚴刑 虞患 勵士 兵紀

練兵一 四十三 卷之五

選士

去取 分別

練兵二 五十二 卷之六

編伍

編步 編騎 編隊 編陣

合編步騎 一隊積算

兵要錄卷之一

澹齋長沼氏廣敬著

兵談上

原兵

古者國備文武之官而相將分職
馬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
下遂萬物之宜矣內統百官使卿
大夫士各任其職也附百姓使鰥
寡孤獨各得其所也外懷諸侯諸
侯軌道兵革不動撫四夷四夷賓
服海外鄉風故相者國之腹心也
將者受命於廟分相外之權專斧

兵要錄
二
二
鉞之威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以征不服懲不義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故將者國之爪牙也譬猶陰陽生殺而四時行矣陽德也陰威也威德並行而民服矣若夫有德無威則其民狎而亂有威無德則其民懟而亡以茲不可偏廢焉刑伐德守所以軒轅氏之爲帝也脩德廢武所以承桑氏之喪國也慄悍禍賊而無德者不能得衆心也故楚項數進取遂獲烏江之辱矣守禮而不知兵權者所

以棄其民也故宋襄不鼓儻乃取泓水之敗矣明主賢將鑑茲內脩文德外治武備內外兼備經權時措而後永保宗廟民常寧矣

武議

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用之定天下之災除民之害則爲義兵也用之攻無過之城殺無辜之人則爲賊兵也賊好用之君子不得已用之德化不被于民動兵革而征伐仁人豈所爲快哉不幸之至也故成湯放桀夏民雖說惟有慙德

周武伐紂前徒倒戈猶未盡善此
不以揖遜受禪以征伐獲天下也
夫聖人之舉也雖應天順人行大
義於天下拯民於塗炭猶自慙德
不如古且恐來世懷無君之心者
以台爲口實後世主將之用兵也
多爲奪土地利貨財逆天背人而
無愧心殺幾不辜斷幾生靈忍而
不顧唯務拓地益強以爲快焉是
何以異乎盜跖之輩矣其行事也
唯任勢所成而不看義所在也故
未得勢則陽施仁立義而要親附

士衆也已得勢則弑君逐父殺子
欺親以適其欲也謂之亂臣賊子
上雖有天子方伯憚其強大不施
竄殛之刑故慣無征以殘賊爲恒
兼小吞弱終至篡天下矣後人不
責其罪從稱之良將賢君可憂之
至也此用凶器而行暴逆興危事
而殄滅士民其慘毒不可勝言矣
嗚呼後世兵家者之流弊將至于
此不可不戒焉

不外義兵

凡兵之所起其等多然不出義戰

兵要錄

兵談

三

兵要錄 二
爭名貪利之三也蓋仁義忠信而不挾私心舉順天人謂之義兵義兵凡七等一者天下之民憔悴于虐政待時日曷喪皇天從民之所欲借手於聖德神武誅彼獨夫民蕪于水火中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二者有德之君在上而下無怨讟之民然逆賊犯王化仇諸侯招撫而不來曉義而不服者不得已命方伯令諸侯舉兵誅戮之黃帝征蚩尤周公罪管蔡是也三者賊臣有弑君忠臣義士舉義兵誅

之如衛州吁弑桓公而立石碣殺之立公子晉爲君淖齒殺齊閔王王孫賈入市中語市人誅之是也四者君微臣強權在于豪傑私恩立威葛藟朋黨而國將傾忠臣圖而安其國如漢陳平周勃等誅諸呂而安劉氏本朝楠正成佐不後醍醐帝征高時是也五者天下已亂奸雄各據國相侵暴忠良輔宗室復王業救民命如鄧禹之於光武孔明之於先主是也六者有欲報父祖之仇而苦身下賢延攬

英雄募敢死士而舉兵爲國雪恥者如燕昭王伐齊源賴朝滅平氏是也七者國大亂未有定主各守其疆域而待天下之定若寇賊來仇鹵掠我人民則起兵追擊以除民之害矣魏相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是也蓋救天下之災除民之害則爲義兵兵義者榮以從民所喜也或假義而求名則爲爭名兵兵爭者危以逐名忘義也或假仁義而貪利則爲奸賊兵兵貪者滅以逆

天背人也後世此等之奸賊不鮮矣有外假誅篡弒之名義內懷自立之謀遂廢君之子孫殺忠臣者此以賊掠賊何逃其罪矣有陽言要施善政於天下垂功名於竹帛實逐父殺子重賦厚斂而失衆者此斷本趨末豈不覆亡矣世人不論其義與不義唯小黠狡智而攻取戰勝屢則稱之英雄良將也君子惡名不正矣

圖國

夫天下之本則在國國之本則在

家家之本則在身故欲平治天下
國家者先脩其身身脩則一家化
之推及則一國治一國能治則天
下歸之是以君子躬行而率下以
德故民觀感而心服撫民以仁故
民懷恩而親附其上齊之以禮故
上下分定而不亂勵之以義故民
知恥而委身竭忠不顧死亡威之
以法故民畏而不犯行之以信故
以誠感誠民不變其操守是以國
富且強民安而樂有事則能戰同
守故敵國服于威德天下歸命

三要

凡治國之道養民生復民性禁民
非是爲三要也均井地薄賦斂使
民以時教民種桑麻農夫耕耘女
子蠶繅民不徒力國不空地則衣
食給而不憂養父母妻子民有恒
心而國盜賊不起國靜民寧繇茲
商賈聚而通市匠工來而制器國
用饒足而民富且樂謂之養民生
也養而無教則民不知禮義無禮
則上下擾無義則後其君教之之
道鄉村設塾郡國立學校備教授

官置經書辨費用入士民之子弟而教之塾學書數讀經書學校解字講義俾人人知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道故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風興矣謂之復民性也雖教養有法不豫禁民非則邪曲起而國亂也故國郡鄉村各設官舉賢任德定法禁揭條例以輔治教使民莫得罪者矣如有犯法者則糾其罪狀盡其理而與衆俱棄之於市以糾萬民謂之禁民非也蓋衣食足故民樂而不思亂矣國有教

故民知義而不犯上矣豫禁非故奸曲邪謀者不起矣國政如此則天下無敵

兵要

荀卿論兵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蓋賢主明將之御下也以誠感誠故上下之情合矣感恩服義之至必欲爲國以死報焉若茲而後東伍可齊號令可施

攻戰可教賞罰可行凡進退應接
隨將之心而約束不惑是爲上下
一心三軍同力也若士卒不親附
則操練而不習申令而不服罰則
怨賞則貪軍失期戰乖節何以獲
勝矣是爲愛民無實心而士卒不
親附也書曰如保赤子真能以保
赤子之心愛民誰不敢親附哉上
者愛下下者親上故上下一心也
心一而氣齊氣齊而力同力同則
以十可擊百以千可擊萬況三軍
之衆同力天下誰有敢當者故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夫民之歸仁
德者如水之就下也不招而徠臣
不攻而賓服矣

節制

戚子曰舍節制必不能軍愚謂軍
無節制則兵勢甚弱故遇敵而易
敗矣以有制之兵與無制之兵戰
者其衆雖三倍五倍猶可勝矣今
有木石使數十人推之而不轉矣
如一人發聲衆人應而撼則數人
而猶可轉焉是無他術一機齊力
也兵之有制亦如此蓋節制者所

以齊氣勢也其要在乎和故士衆親附而後可言節制卽制立而後可言戰矣夫節制之工夫始于選士定于編伍戒于禁令統于旂幟動止于金鼓分合于旌旗變化于奇正乃其勝全矣凡軍得全捷者從法術之備來未得其法術者將雖智勇不能恒乎其勝矣如李廣寬緩不苛以能附士才氣無雙而能鬪戰然衛青以爲數奇不令當前軍也以軍無紀律而曾數爲匈奴所圍也程不識曰廣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何孟春曰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軍舍節制則以李廣之名材猶不可爲法況其繼者哉本朝源廷尉者百戰百勝之將也出不意乘擾亂而不失敵之敗也往來闇忽若神然其所措勝者唯任自己之勇材而無紀律矣亦不可爲法也孫子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

兵要錄卷之二
爾若舍節制而取勝者可謂幸而不敗者也蓋節制之術有選士之法而因能授職故任使得人陳已定矣編伍之法定而無紛雜衆爭之憂故治衆如治寡矣有旗鼓之制而明三軍之耳目節進止故關衆如鬪寡矣禁令揭而一三軍之心故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能獨退矣凡統軍如此而兵機自然一也氣一則力齊力齊則勢震所觸必敗所當必潰所謂有制之兵百戰百勝者是也 兵要錄卷之一終

兵要錄卷之二

澹齋長沼氏廣敬著

兵談下

兵害

夫兵之利害所其關係者甚偉也故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凡不得已而用之者義也義兵者利于民故國人悅之天下援之繇茲軍和而國強榮傳于子孫兵之利莫大於斯矣好而用兵者貪也貪兵者害于民故國人苦之天下疾之繇

茲武黷而國危災極於子孫兵之
害莫大於斯矣此理勢之自然而
義利之辨不可不察者也夫兵之
有利害於國者譬如水火之有利
害於人也水火之於人一日不可
無矣然至失其用則爲害不可勝
言也兵之利害亦如此故春秋傳
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蓋用
兵之道或國逆賊起或鄰國來寇
則舉兵弭暴亂以除民之憂也逆
賊伏寇退則戢兵嚴備以爲國之
衛是用兵之節度也兵有節度則

利於國者不可勝言也無節度則
害於國者亦不可勝言也故論兵
之利者先可論兵之害也若不論
其害而唯看其利者流而爲貪兵
兵貪則攻無過之城殺無辜之人
篡人之土地加已之強大謂之賊
也賊兵一旦雖以力服人人心離
鬼神禱而終不見其利矣

軍費

孫子曰凡興軍十萬出征千里百
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
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

萬家曹孟德曰購賞猶在外須知
千金特舉成數而言其實不止愚
按本朝以今時計之十萬之衆
一日之用非費千金之重則不能
舉焉加旃人馬之死傷器械之損
折一戰而不得如故愷還之後必
繕其損折補其不足而以備于再
出之舉也故前後所費至重矣所
以軍之不易舉也然貪利之主將
屢興師旅而鹵掠鄰境故力屈材
殫取于民急刻也依之民怨而望
國之傾覆民怨於內敵伺于外國

之亡豈有日哉此謂之逐末忘本
矣兵法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
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
能善其後矣者是也夫兵勢竭於
外國人怨于內不俟鄰國之攻禍
起於蕭牆雖有噬臍之悔而不及
雖有知能之士而不善國亡家絕
取後人之笑矣一生苦心於兵謀
勞身於汗馬其益何哉惟爲後世
奸賊之戒而已

天官

或問兵家譚陰陽之術者其說紛

雜而無所統紀故惑不知所解矣
冀爲我折衷以辨焉對曰天有陰
陽兵有勝敗其成功唯在人事不
在向背也故古人論天官者必歸
之於人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太公曰任賢使能
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
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則不禱祠
而得福言人事正則人心和人心
和則天心應天心應則陰陽從而
吉也豈論向背哉夫乾稱乎父坤
稱乎母萬物生而人爲之靈長參

天地有三才之名故人道治而陰
陽和人事亂而妖變生以天人不
一陰陽因人而變矣豈惟災于人
事哉故明將之動兵也未曾求勝
敗於術數惟顧其義不義如何耳
兵義則人心和人心和則天心應
也昔武王伐商卜兆不吉風雨暴
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犯三
妖而進兵斬紂于鹿臺天下大定
者天心應也王莽性好時日小數
遇漢兵起竄爲厭勝然尋邑百萬
之師一敗于昆陽而莽遂就戮者

天心離也。蓋天心之去就唯在人
事而不在陰陽向背明矣。故明將
之於天官或存或廢共循于義而
已。非如後世兵家之因利而取舍
共失其實者也。敢問存廢循于義
者何謂哉。對曰。凡舉兵之法師出
時必告于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
時。吉而後舉者。兵者國之大事也。
所以著不敢用私謀爲國計而不
得已之誠也。此處緩之禮也。或事
當機速者。縱雖卜筮不吉。天時不
順。舉兵而不疑。以禁暴賊保民命。

此處急之義也。且鬪以氣勝。盡之
於人事而順于天者。鼓舞之極也。
或託鬼神而勵士衆者。說衆曰義
所在。神明必祐之。故三軍爲之奮
矣。或禁妖祥去疑惑者。諭衆曰義
所在。天心應向背共吉也。故三軍
爲之安矣。豈使貪使愚ヲヒナシヤ已矣。當以
使智使才也。凡事皆循于義。故三
軍之感深於譎詐。所謂以實心行
實事者是也。兵家之廢立乎天官
附託于神奇之詭道。是亦行乎我
實事之中。而不敢欠爲勢以佐外。

之術矣。問所謂後世兵家因利而取舍共失其實者何謂哉。對曰：後世貪利之將舉兵也，非義御衆也。非道掠土地，利貨財，殘暴適其欲。若茲者，天人已相背，不俟卜筮而不吉也。然不顧自己之不義，不計人心之離叛，專尚遁甲演禽，漫祈天地神明，以徼倖天德，無私親，豈祐不道之人矣。是猶告已罪惡於鬼神，暗愚之至也。或云陰陽有何情哉。勝敗在謀之得失，存則衆忌諱，使入拘而多畏，一向廢而不可

取焉。請以奕譬以不善奕者居休生門，善奕者坐死門，畢竟是高者勝，故明將不法，暗將拘之。此說雖據古人之言，大過而有病於迫窄，故欠兵權之一助。唯可曉拘泥之將未足以爲兵家之法矣。或云兵貴權詭，如陰陽之術，當因利而存，因利而廢焉，以使貪愚鼓兵機。昔宋武帝以往亡日伐南燕，源羽林以三鳥祭日，征山木，茲因利而廢之者也。田單託神奇以敗燕，騎劫正成望虹氣而襲名護屋，茲因利

兵要錄
而用之者也。故智將之於天官存而不用，用而不泥，是以不遺其利。此說似得兵家之用，然用本作要唯說利而不依義，賤薄未足以為確論矣。凡兵法專論利者，易流于賊術。今弄天官詭貪愚天官，是何事哉？貪愚是誰民哉？已弄已詭，何以視其實於衆？若舍其實者，利亦不伸矣。奈何者？前詭則後不可廢，初廢則終不可信，是以不伸也。且武帝以我往彼亡為辭，羽林何以為辭？若說不以義則不可解衆之忌憚也。田

單正成爲社稷，城守士卒素服，其義神奇，天象爲兵助，宜矣。人皆知田單之取勝於神，詭未知爲社稷推赤心之誠，人唯語正成之勵士於虹氣，未論爲王室盡人事之義。二將者因義而竭，實求助於天，故傳其功于不朽矣。若夫不義而貪利，詐衆於鬼神者，恐不能成其功于一時也。義利之分不可不察焉。凡天官之論有專主人事者，如尉繚子之說是也。雖說得實而短于兵權矣。有專主權詭者，如李衛公

之說是也。雖長于兵權而實不及矣。共瑜中有瑕，今採其所長補其所短，存天官而歸之於人事，兩示以任，權存廢循義而推盡自己之實心，則人心和天心應，乃足以盡陰陽之術矣。

地利者兵之助也。兵勢得地而伸，失地而屈。兵勢已屈則為敵所制矣。雖有驍將勇士，未能獲捷也。譬猶走騏驎於墻茨之上，鬪猛虎於淖泥之中，不惟不能施其技勇

且必自斃而死也。故孫子論地形之利害，吳子說險阻阨之利地形者，兵法之所重也。趙奢先據北山而秦師退，秀吉陟志津嶽而北軍潰地，利者軍爭之所先也。蜀有劔閣之守而劉曄以為不可犯也。吳有大江之險而曹丕以為未可圖也。地勢者域國之關鍵也。然而地得人而守人依德而和。今雖有地無人則不能守之。雖有人無德則不能和之。國中猶不和，何以禦外寇矣。故德義不脩，大江不能禦時

無英雄劔閣不得守且重寶陷秦將而嶢關不守廣武君之畫不行而井陘空由茲而憶地者由人而險也奈何者雖有鋸齒羊腸之險主暗將愚衆不和則不能守之是險與不險同主明將智衆和則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戰是不險與險同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而李峯所謂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世之國唯明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者是也

王霸

或問嘗聞之王道本乎人情之公依乎天理之正故若履大路而行無有回曲霸術依仁義之偏用私心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不平易正直是其公私誠偽如霄壤之不侔然譚兵者雖知王道之尊其所依者全在霸術奈何者兵謀師律聖人雖不得已而用之於奇計變詐不言之也兵家者以仁義道德雖爲兵之說而專重奇計變詐吾是以知其志在功利不在仁義是非霸而何哉然子之譚兵也

重仁義賤功名戒貪利其心似尊
王賤霸然則於奇計變詐舍之不
取歟對曰奇計變詐雖非兵之所
為主焉兵權之一助也故古今之
良將不得已而用之何不取焉敢
問如此則子之說兵者不審始崇
仁義忠信而賤功利終說變詐譎
奇而却爲五霸之罪人何一書而
兩意一口而兩端哉凡兵書多說
詭道依之後世之將或逐末忘本
失正術何其賤陋而不實哉孫子
啓火攻水利之端至于宋明其制

廣其法精本朝之言兵者莫
不曰水火故敵陷其計則舉陳所
燒殺舉軍溺死何其酷虐而不仁
哉尉繚子說刑令而後世之諸將
尚嚴令重刑何其苛刻而少恩哉
六韜譚奸謀陰計而後世貪利之
主將以之毒于鄰國侮其奸曲而
不道哉其賤陋酷虐苛刻奸曲亦
子之所不棄歟對曰是可論於其
舉兵之義不義與其所伐之國不
辜有罪如何也其舉素非義爲攻
無過之城殺無罪之人而用此術

則爲賊計也。以義兵臨有罪，據此術救吾士卒之死傷，則爲兵權之助也。且知其術者先慎備之於己，不爲敵所圖，是兵法之所不舍也。今有猛獸毒蟲成羣，引類鄉里，食人田野，荒乎禾麥，民逐之者，忽觸而所殘害擁衆而驅之，則走入于山林，隱于蘄薈，命吾子令驅之，爲奈何？或田野邑里設陷，竄驅而陷之，或餌以誘，彼隱伏而射殺之，入于林木，蘄薈者焚殺之，赴于水澤者溺捕之，乎且徒令民探索林木。

蘄薈之中而立，看其所殘害，於二者吾子擇之。若愛民之死傷，而依其術火攻水利，譎詐共不得廢焉。若忌其術而徒看民之所殘害，不仁莫大於斯。惟惡方術棄我民，於虎狼之爪牙，豈除殘去穢之道哉？此所以求兵謀之助於權奇也。夫霸者其志在功利，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而實欲自尊大矣。是與王者之以德行仁者同日而不可語焉。故腐儒俗士亦知賤霸也。若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爲

本攻賊以奇計變詐助勝不得已
而用火攻水利以弭國災作民永
逸之計則儒士何敢毀之異朝蜀
先主使孔明求救於吳孫權遣周
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
欺發火船破操軍於赤壁亮屯陽
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
守城司馬懿來攻之亮令軍中卧
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洒水懿疑
而引去亮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數
挑戰懿不敢出亮遺巾幘以令激
怒亮出軍祁山使馬謖督諸軍在

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
度大為郃所敗亮收謖下獄戮以
謝衆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骸
恩若平生且亮任益州政尚嚴民
猶知恩知榮而上下有節孔明之
賢而奇計火攻嚴法共用不棄然
不妨王佐之才也本朝梅正成
守千劍破城投炬火焚雲梯設偶
人誘敵京師之戰使僧需遺屍詭
戰死以伺敵之怠惰且當罪則不
許親戚是又火攻變詐重刑共用
而不棄然不降純臣之名也是皆

據正道臨有罪以大信行師以權
奇致賊且犯節制引敵之勝者戮
以整軍是豈好事而爲之哉愛民
全軍之計也然則吾子所訝之奇
計變詐重令嚴刑火攻水利共歸
于仁義吾子何拘拘於古不涉于
時務矣唯吾子之所舉所載于六
韜文伐三疑之篇奸謀陰計全賊
術而非正計後世主將知之爲敵
不所圖則善矣用之誘敵於不義
使之長不道而擾其國者明主賢
將之所不爲也孟子曰盡信書則

不如無書於經書然況兵書哉閻
如此則子之說兵者據王道歟曰
否王道有聖模賢範行于世非兵
書之所說焉況愚偏賤薄識非其
任今所論者唯憂後世兵家之流
弊而已

兵要錄卷之二終

兵要錄

兵談

正

兵要錄卷之三

澹齋長沼氏廣敬著

將略上

將德

夫將者民之司命社稷安危存亡之主也故兵法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彊輔隙則國必弱蓋文能附衆不戰而服人者將之德也脩寔戰寔守之宜作一勞永逸之計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材也材德兼備而後足以爲國之輔矣南塘戚子曰有將材而無將心具

將也無將心斯無將德將德靡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驕將有逆臣有矜怠之行有盈滿之禍有快快之色不能立功全名衛國保家爲始終完器也
百戰百勝是不謂良將勇冠三軍是不謂良將智察機微是不謂良將唯仁德懷百姓誠忠感鬼神加以材智勇謀則當獲稱良將矣故吳子曰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

之國亡是謂良將孫武舉將德曰
智信仁勇嚴也凡達人情察機微
應變轉禍者智也教令正賞刑公
而誠能感衆者信也知饑渴同勞
苦問病撫傷愛士卒如嬰兒者仁
也察機則發見利則鬪雖危不懼
雖窮不變雖敗不挫者勇也軍政
整齊號令如一不怒而自有威可
望而不可近者嚴也將能備此五
德乃足以爲將矣
將有智則任使得久而三軍定故
上下不亂將有信則人心觀感而

不疑故下不變其操將有仁則士
卒親附百姓悅服故民要以死報
恩將有勇則氣吞敵三軍強故所
觸必敗所當必潰將嚴則士卒畏
將而不畏敵故三軍重而不爲敵
所動未有如斯而不立功衛國安
民揚名益封戶保子孫者矣若無
此德則反之

心術

統武行師有本心術是也以實心
行實事執事不成以誠感誠孰人
不服夫心術之要居安宅由正路

從是做將去則事自誠實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
心術由是正威儀由是儼軍政由是行謀略由是得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者守己之敬也
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計賊之敬也
所謂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者戒師之敬也
所謂一戎衣天下大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者戰勝不有之敬也
所

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者守成之敬也是所以統武行師者始終無賴乎敬而不成也

賞禮

禮者士之所歸也賞者士之所死也故崇禮之國智士至重賞之下義士死禮賞竝行而所求者至矣禮而後怠則智士去賞而後悔則義士退智士去而為敵所計義士退而為敵所侵此于將有行禮賞之法無行禮賞之心也
三略曰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

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任用

吳子說魏武侯曰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愚謂陳則定守則固戰則勝者此善將用兵之功驗也此外更有何事乎其要在任使得人而已若將領長吏各非其人則何以得行陳定何以得民親有司何以得百姓是君乎任用必得人者在于將之

智德矣

操練

凡操練之法七等曰選士曰編伍曰懸令曰練心膽曰練銃頭曰教旗鼓曰檢從馬一曰選士者因能授職各取所長故國無遺士二曰編伍者編隊編陳各設單合俾之合力相勢故結解分合治衆如治寡三曰懸令者設賞格罰條而使士卒有所操守焉故軍律不敢亂四曰練心膽者使士曉養氣習藝之要接戰衝鋒之利故心正膽壯

而獲活潑復競業五曰練銃頭者使銃頭守職而竭忠且得就銃手於殼中捲舒殺活都在于已故能施神器之用而俾賊挫銳亂陳六曰教旗鼓者使士卒習分合變化之法旌旗相照之術坐作進退之節故臨于敵期約不惑七曰檢從馬者雖承平之久使吏士莫懈于武備故克應警急而不失國之衛是操兵之大綱也其目詳說而在練兵之篇

戚子曰教養則理明理明而後識

定識定而後利害不撓斯膽無不壯愚謂將士能曉利害則雖膽壯健無過盛之失矣若或使將士之養氣太勇而昧乎利害者當于敵則以其積累之氣太浮畏難之心漸掩輕號令乖節制而忽墮賊計中是所以勇之過盛最爲難用也操兵之道無他不外身率之而已夫將純忠而後士卒自知忠義之當爲將廉直而後士卒自嘉廉直之風將以大信待下則士卒觀感

而以誠酬將講武習藝則士卒勉
之不敢惰將尚勇勵義則使士卒
性氣活潑將謹慎周密則使士卒
秉心兢業
戚子曰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
氣難又有操之似者最爲害事謹
譁散野似氣性活潑懈怠不振似
心有兢業爲將者辨此尤急
又曰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
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
存乎其間衆人悉之而輕其死以
俸其生非果于惡生而必死也

恩威

恩信行威嚴立則民親且畏矣
則不敢叛畏則不敢犯是故社稷
永寧矣
恩賜有餘而無威則下玩惠而不
畏故易亂徒立威嚴而少恩則民
怨威而不親故易叛是以恩威
不可偏廢也
恩行於實心威著于德義則下感
服而恩威永行矣若恩出於權詐
者下爭利威形于圭角者衆多懟
焉得永無阻壞矣

遇選舉得陳將軍將鎖鑰留守之
任御新附之兵烏合之衆者審衆
情所因而不過制權矣武備志曰
若將威素立則先收之以恩若將
威未行則先振之以威使就我殼
中而已中有妙機因情爲政不過
欲使爲我用命若愛先玩于前而
後繼之以威則怨威而忘恩矣但
威嚴不能自行永無阻壞而所以
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
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若慈父之
于孝子是也子之聽命于父者以

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
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況烏合
之衆行伍之兵耶故必恩以佐使
其威嚴庶威嚴爲之畏爲有濟如
載物者舟而所以使之安載如意
轉捷從心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
信其舵乎
處荒亂而民未親附則招撫爲表
威權爲裏招撫主信義有信則服
而不疑有義則恃而不變威權主
德若夫威權愆于德則取下之懟
況德靡而唯立威權乎忽失衆之

望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而民知恩是天下苦於秦之苛刻故也。孔明任益州政尚嚴而民知榮是國中倦於璋之寬情故也。或用寬或用嚴而恩俱行矣。或竝行或表裏或前後而恩威共立矣。因情爲政見幾制權豈執一而論之哉。

愛士

戚子曰：十萬之衆非一人可當，必賴士卒誓同生死奮勇衝鋒。兵法愛之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古

人吮士疽，殺妾以饗，投醪共味，此何等作爲。如今將領不惟不推恩，而且虐使之不可枚舉。誰與共性命哉？夫士卒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而甘死不辭者。惟我眞能愛士，自然觀感固不必其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後謂之愛，而後得其感耳。愛推赤心則一點眞誠深入士卒之肺肝而不能自己矣。故將感士卒最易，士卒感將最難。因一言一縷之恩而舍生取義，是士卒之非

易感激哉野戰衝鋒攻城先登蹈
白及冒矢石萬死中幸得一生其
功出于衆而後將嘉之是將之非
難感動哉然為其難之士多而行
其易之將軍也是何故哉士者有
朋友責善同僚糾事長吏執法故
自得操心守身慎事且知臨事竭
力之當為聽委靡罷軟之當恥所
以間有盡分之輩也諸將者本生
於富貴之中做富貴之事自不知
士卒之甘苦勞逸且諸將之會非
禮事則燕饗故無由得朋友之責

矣其常侍側者豎兒禿髮而適
武帳者上司諫官也此所謂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者而不遑于成其
德矣唯靡其德所以不得推保赤
子之誠也

兵要錄卷之終

兵要錄卷之四

澹齋長沼氏廣敬著

將略下

將禮

三略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辨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

將戒

自懈而勵下者下不肯服焉怒則怨謗起矣素書所謂令與心乖者廢者是也懸令犯一件於躬則不行於下坐則以為苛虐也將驕則衆傲之故羣下貧而武備不給將貪則下好貨利而靡廉恥之俗將多怒則怨讎起矣責過而言不遜則多慙

將遴嗇則士卒難立功且恩賜無
敘則下貪而風俗亂矣
將重色則下好淫百殃生於斯出
相則將絕淫志否則士卒生內顧
之情而三軍之銳氣脫却也
嘉阿諛逢迎忌諫爭直語則佞奸
進而賢良退不待外患內亂已極
矣
以譎詐御下則下亦欺上謂之自
取焉故狡智小黠者君子之所惡
也
勸誘專于利而以義不制則其弊

必至于犯上篡國
不師古專任于私智則事皆因自
己之偏僻而作為來故不平易正
直矣且拘拘於古而不涉于今則
乖時俗廢時務故不利於民也
信讒好佞則啓間諜之行而賢良
智能為所斥矣所以覆軍亡國也
凡間到於外者易拒生於心者難
除焉
將不習武藝則無緣倡人但不要
執一技而廢他技也
恃勇不學兵法於士尚不善之况

於將哉未有不習法術不曉利害而輒能開合變化運用無窮者或雖學之徒弄舊套而不活轉變通者無益於實戰也故敏智者自然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矣

不義而好鬪者不久而亡軍所到毒于民者失衆望臨于敵不戒者必取敗恃衆而懈者被襲見利而貪者陷賊計中

夫功名有分唯自盡實而勿需于外凡名不及實者安實不及名者

危况管多方做虛套專事粉飾而實事不繼者乎一旦敗露鬼神褫之矣

素書云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夫夷齊不念舊惡所以怨希也漢高封雍齒所以功臣喜也昨有非今改之何不容之嚮雖叛今已服何不撫之朝雖走夕有功何不賞之夫棄之者非寬大之量也何以得御衆哉

凡謀欲謹慎周密圓活也臨事而不可輕忽輕忽則悔隨之勝敗已

決而無益于悔焉凡事欲不洩事
先洩則害已成矣事之易洩者出
於將吏之輕薄也將吏所以輕薄
者從主將之不厚重來可不慎哉
謀及於芻蕘乃良策罔攸伏也好
問而察邇言則嘉言靡所遺也此
驅天下之智以成已用矣智計莫
大於斯故自古創業之君成功之
將靡不取于人以用焉自恃其智
而示明于下者闇也雖有智士不
獲諫焉自恃其材而專任自己者
孤也雖有英材不得輔焉乃闇且

孤可以安社稷矣故自古亡國之
主失軍之將莫不拒諫任自己者
也

矯倖

夫能深於奇計奸謀者因其所倖
以制之因其所欲以謀之故智愚
強弱共不知所以陷焉倖欲者心
之害也生於其心而害于其事所
以賊計乘釁而入也故將勇而輕
死者可暴激而殺之性躁而驚駭
多者可襲亂而奪之心急而速者
可持久而困之有義而無慮者可

辱而誘之有智而心怯者可窘而辱之有信而喜信人者可用詐而誑之智而心緩者可襲擊而取之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慢而怒之剛毅而自用者可以多事煩之懦而喜任人者可以計欺之怯而無智者可使辨士說以畏之貪而好利者可以貴重之物賂誘之吝而不愛人者可進聚斂士以計之惑而好色者可進國色以擾之淫而好遊樂者可遺女樂以惑之驕而好名者可尊崇而自下使妄侈以

謀之奢而不計費者可遺良匠奇工而費之好鬪而伐勇者可使便佞助其強而益張以折之恃智而拒諫者可使奸佞助其智而自私以誤之愚而貪珍玩奇貨者可使商賈沾無用之器物以費之怠而不撰器械之利者可使巧手誤器用荒而昧于兵要者可使辨士說以愆兵機此非陰計奸謀之巧而使人陷於計中也唯將自取之故引勝陷軍殺身亡國者辜係將一人矣或偏僻而為敵所策或多欲

而為敵所誘或暗弱而敗軍或無道而失國豈取笑於一時已矣記之竹帛而傳臭於後世憂辱莫大於斯夫憂之者需無害于事欲無害于事者需無害于心無害于心在矯其所僻正其所欲

賞罰

夫賞者所以勸眾也罰者所以懲眾也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為將行之之要在公正也若私於所愛憎則怨讟忽起豈足勸懲眾矣賞如與於子罰如加於身者用賞

罰之心也賞當于功罰中於罪者行賞罰之法也賞不踰時罰不遷刻者所以視賞罰之權也刑及當路貴重之人賞及牛豎馬洗之徒者所以賞罰之無私也若夫一賞不當則自本作有自功者憾無功者貪一刑既失則上士去下士惰所以將威不行也戚子曰夫賞不專在金帛罰不專在斧鉞有賞千金而不勸者有不費數緡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于前而橫決

兵要錄 將略

千後者有言語而畏如刀鋸罰止
數人而萬人知懼者何也情通于
理賞之以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
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務俾
人人知所以賞罰之故感心發則
翫心消畏心生則怨心止
嚴刑
承平之久非惟人不知兵且兵不
習令一旦欲轉弱爲強以未練當
節制自非嚴刑峻法則事不可成
故不得已而用破格之號令施極
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立威信如

孫武斬二姬穰苴戮莊賈是也此
豈好事而爲之乎爲國計而不得
已也然舊套用不得唯智信合下
從心上做出來而初可獲中其用
矣將之信義不素行智不足於知
時勢通人情察事機則任爲之怨
謗忽起矣怨謗起則三軍不和也
謂之一軍兩心乃爲敵所策之端
成矣

虞患

夫所以爲國軍之害者十有三將
虞之最當急焉一曰奸僞悖德勇

材出衆者必廢恩叛國二曰結黨
相連毀譖賢良者必傾覆邦國三
曰英雄朋黨私立恩威者必動衆
篡國四曰奸雄居勢枝葉強大者
必臨干變叛五曰奸而貪利智察
得失者必陰結敵人六曰舉揚所
親抑蔽賢良者必害政破軍七曰
諛佞取容剝下益上者必失衆勾
寇八曰讒己所惡稱己所好者必
壅人主聰九曰外直內邪利口喋
喋者必能惑人主十曰阿徇上官
詭毀譽人者必壅聰害事十一曰

虛誇談論漫訛政事者必毀化擾
俗十二曰口說孔孟心媚彥聖者
必亂俗害道十三曰漫說妖怪好
傳流言者必惑衆挫銳是此賊臣
所以爲國之患害者以于將靡將
之智德也將之智德明則雖有此
奸賊爲所化矣夫化之之道有七
神以察微智以役物威以畏心仁
以懷衆義以勵俗利以縛心法以
斷事則奸偽邪佞不知所敢行其
私也浴于恩化于風久之而歸正
矣或問所謂法以斷事者奸邪不

獲化於德者刑之可乎曰否兵法不曰罰如加於身乎足下何言之易哉夫國定法禁軍懸禁令當罪者坐不得已也雖奸偽邪佞者罪不當於法則何以戮之唯能察機照微轉禍於未萌而已斥讒挫橫抑強損滿所以制未萌也太白陰經所謂先福於重關之內虞患於杳冥之外者也

勵士

夫施號令而人樂聞興師旅而人樂戰接兵刃而人樂死者操練素熟感激素積以氣性活潑也凡所

以致活潑之術不一端而要唯在實心行之也

一曰共勞苦夫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則下感激而為所用矣故三軍之眾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野戰白刃已接士爭先赴攻城矢石繁下士爭先登此豈人之情然如此者為將能通士卒甘苦之情身先之而率下感人深也二曰正賞刑夫賞刑者所以勸懲眾也或分乎貴賤或私於親疏則賞刑不行於下矣孔明所以能令

賢愚僉忘其身者勸戒明而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也勸戒明則士卒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三曰祭陳亡夫士卒奉命忘身而致死於社稷豈人主之所忘哉故國建報忠寺葬死于事者將臨而自祭之涕泣悲其死每歲以仲秋使人祭以報戰死之忠矣故人感其追慕之厚而陳亡為榮矣

四曰賞遺子夫賞有功而不賞戰死則士以為死無益所以懈而不

振也隨功之輕重忠之淺深而賞祿于遺子記父之功以與之於書且遣使於其家勞其父母妻子以節賜以肴菓而著不忘於心故士感兩手握著之恩不斃死于戰陳矣

五曰饗戰士凡舉有功而進饗之則無功者自知激勵也饗上功者飾餽席設重器具滋味喫飯已即將臨于席自飲賜酒盞以功為差飲酒已即將手賜茶饗次功者席飾重器美味差減喫飯已即將臨

于席士飲酒已卽手賜茶饗無功者銷席無飾用漆器少兼味喫飯已卽將臨于席士飲酒已不令啜茶每歲以節設此饗禮是魏武侯之所以勵士也然彼同日而燕饗分上下行忽辱無功士起爲人素殘忍故能爲之蓋將以實心待則士自知激勵以憤怒辱則士憾而中心叛今行之者其前後以功爲差而不同日是不欲立辱士唯要其激勵而已

六曰勵死戰夫兵之情窮則鬪陷

則振故兵法曰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項羽與秦軍戰旣渡河沈船破甑持三日糧示以必死無不一當百遂虜秦將此所以振作士之術也

七曰託鬼神凡不得已則以詭譎神奇愚士卒如田單稱神師而破燕師殺騎劫狄青擲百錢而奪崑崙敗智高本朝梅正成爲征北條氏傾衆心於識文平信長欲襲今川氏援兵機於神奇是知或衆寡不敵或三軍不振所以姑託鬼

神而勵士眾也

兵紀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謙
以尚德虛以容諫寬以待下敬以
處事力以率下信以統武約以懸
令律以出師斷以定策權以措勝
勇以決戰整以制敗公以行賞謙
以忘勞此將官脩德用兵之綱紀
也

兵要錄卷之四終

兵要錄卷之五

練兵一

練者武備之最要也士不練則陣
而不整戰而易敗攻而不能取守
而不得固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者是也雖良將用不練兵而
不能取勝矣故自古言武備者練
為最要也教練成則指麾萬人猶
使一人此可以稱節制之師矣操
練之法凡七等其詳各有目

選士

編伍

懸令

練心膽

練銃頭

教旗鼓

檢從馬

選士

去取

分別

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籍豺犬之兵將雖知勇得敵攻討不能獨取其勝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是故將得兵而有

勢兵得將而有勇夫將之所恃而為功者兵也兵不選則不精兵不精者自敗之兆也故諸家之兵法有選士之篇選有二曰去取曰分別茅元儀曰選士而無去取是驅市人而戰也有去取而無分別則車轅舟槳違用而不可致遠參苓烏附誤投而可以隕生蓋倭漢國俗不同故如去取之條目不可取之於本朝今所用之者唯大要而已

去取

太公曰因能授職各取所長凡人
之氣稟萬品也故智愚材能勇怯
強弱之性不同焉是以明主智將
之用人也去其所短而取其所長
故一材一藝之士各爲國竭力無
材無能之士亦隨其性分之所得
而所用焉兵法所謂良匠無棄材
良將無遺士是也楠正成得能陽
泣者而謀尊氏孟嘗君用雞鳴狗
盜士而脫身此不棄一能一技也
夫暗主愚將之取人也奸佞爲賢
阿順爲忠故選舉各非其人任事

不論能否褒賞不辨忠實奸邪得
時而賢良失志鄙夫貪廉夫懟風
俗亂而上下不和兵弱而國所削
遂爲人之奴是不得去取之道也
昔伊尹之賢也夏去之殷用之故
夏滅而殷興矣韓信之材也楚棄
之漢舉之故楚失而漢獲焉燕斥
樂毅用騎劫毅去而齊破燕軍趙
使趙蔥代李牧牧死而秦遂滅趙
蓋去取之分治國用兵之先務也

分別

師律提綱曰孫子曰善用兵者求

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
勢所謂勢者各隨人之所長以爲
用也兵法曰吝者守財廉者主賜
仁者納降辨者通使謀者應敵怯
者守門勇者破堅貪者好趨利愚
者不顧死讐者善視瞽者善聽人
皆可用而用之之道必在當其材
也故曰良將無遺士是也按選士
之目所出于諸家之書有異同卽
今合攷此可用於本朝者採之
間亦附己意補以條列于左

一忠信平直沈勇密謀材德出于

衆者名曰腹心禮敬而師之使

主輔德規過敷施教化總攬兵

謀

一忠義剛正而智察機微慮出人

表者名曰謀士禮賞而友之使

主圖安危慮未崩論行能明賞

罰決嫌疑定可否

右腹心謀士者統內外之權

兼文武之職故敷教化則論

三要之道以保全民之命矣

行師旅則校七計之算而立

決勝之功矣出則爲偏裨之

任入則為輔相之職凡國軍之百務靡不決於此職矣

一勇義剛直而懼於小戰勇於大敵制權應變者名曰羽翼上賞而禮之使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弱賊心

一勇義強直而氣蓋千夫志輕強賊攻取戰勝者名曰股肱上賞而禮之使主揚威武勵三軍冒難攻銳

右二等之士當使為軍將陣將及旗總隊長

一驍勇果敢而覘形勢之虛實知戰守之利害者名曰爪牙賞而禮之使主擾堅陣挫銳氣張威勵士

右爪牙之士可使甲長弓手長銃頭旗手

一敢死樂傷奮不顧身遇敵爭先務進取者名曰冒刃之士舉而賞之可以使攻堅陣擣營寨舉旗斬將

右一等之士預選定而分屬諸隊長可以使先登而激勵

諸士
 一 膽壯健心忠實而力能拔距伸
 鈎負重執兵奔如戎馬者選為
 一等名曰力士愛而附焉可以
 為大將左右驍衛應急驅使
 右力士之選源義貞因正成
 之教而選衛兵十六騎是也
 一心靜機捷視進退察虛實望陣
 列知治亂者選為一等名曰覘
 賊之士可使為斥候覘敵陣之
 動止
 一 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水草有

無路頭迂直斥澤溪澗深淺者
 為一等名曰鄉導使主指引道
 路知軍馬屯止去處又知賊馬
 出沒道路
 一心勇機捷舌辨辭巧而能移人
 意且得敵國君臣聞問請謁之
 情者名曰間諜之士可使入敵
 遊說以為間諜且為使節離親
 合疏
 右游說間諜者最選人不止
 取舌辨辭巧而已
 一 弓銃遠去命中者名曰長箭長



一 銃之士分屬先鋒之隊長下接戰則可使指射其頭目以奪賊心
一 右長箭長銃者當選之於士並以用焉若選之於弓銃手則恐不中其用矣
一 慣熟火箭佛狼機凡火器火藥之法者名曰威遠士可備守路截險攻城燒寨之用
一 精熟引銃鎗刀御馬之法者名曰長藝之士分屬諸將下可使為諸士之教師

一 博覽經史普通故事者名曰博士可使隨軍備用
一 精通天文諳曉占卜者名曰術士可使之占候風雲推日擇時
一 右術士者宜選謹言慎行之士凡占有休咎不可宣洩惑眾故兵法曰禁祥去疑
一 知軍器之古式通軍禮之故事者名曰稽古之士可使隨軍備用
一 能踰高絕遠輕足疾走精健者選為一等名曰健步可為遊卒



備急使用

一能游泳踰溝河者名曰水練可選以備使用

一攻醫人馬疾疫瘡腫百工技藝能造戎具者名曰藝士可使隨軍各效技能以備用

凡百工技藝不可枚舉焉唯中軍用者醫士金瘡醫獸醫筭士書記畫工木匠鐵匠箭匠弓匠鎧匠砥礪兵器脩治皮革巧手浚井掘金役徒可使隨軍備用

或云猿樂師可使隨軍案古名將有行營饗士作倡樂之例苟非無其用然欠之亦不為有害此唯幕府之事而非諸部之所備焉

能猿騰鶻擊狗盜雞鳴踰溝越壘者為一等名曰抄掠士可使竊夜號亂營寨焚蓄積

右抄掠士俗呼曰忍非性之如此習而得其術也然鮮其實矣但有益于具焉

右已上數等之士卒可預選定

因能授職臨事驅使使無缺誤也

兵要錄卷之五終

兵要錄卷之六

澹齋長沼氏廣敬著

練兵二

編伍

編步

編隊

編軍

一隊

積算

銃隊編法有二等一等之法以銃

手五人為一伍伍長用騎士一名

俗謂之或五伍為一隊或十伍為

一隊隊長一名謂之銃頭俗謂選

武功之士任之之鐵炮隊將

銃頭指揮伍長伍長承受而驅使

銃手行則伍長先驅率銃手五人

諸伍之行列如此陳則銃手五人

單列伍長在後而進止焉諸伍之

陳列如此具載于練銃行軍之篇

銃頭各有旂幟而為一隊之標表

各隊異色樣俗謂之照銃頭之旗

伍長之背旗指物色銃手之背旗或章亦照其色以

明一隊之日矣章置之肩則曰神

章或伍長之背旗各畫自家紋銃

手之章各畫伍長之紋相照使不

交錯焉近世諸家之風銃手之背

旗用一陣一樣亦可也

弓手之編法同于銃隊但弓隊用

銃數三之一

弓手長之旂幟伍長之背旗及弓

手之背旗章如銃隊之法

募弓手有口授

一等之編法銃手或三伍或四伍

以為一隊伍長或二名或三名銃

手之中選其人用之俗謂之或一

伍用一長者乃稱古制矣

銃頭一名選武功之士任之

俗謂之銃

炮頭或謂者頭者略銃炮弓之字也

銃頭聽異色背旗銃手之章照銃

頭之旗色或別用一陣一樣之背

旗亦可也

銃頭背旗之外無認旗

弓手之編法同于銃手但用銃手

三分之一

募弓手口傳依前

右二等之編法或分先鋒中軍用

之或依國大小宜去取焉

編騎 編騎為隊

騎七以五十名或四十名為一隊

俗所謂一備也一隊之各兵用一色一樣

之背旗

隊長一名或號隊總俗謂之選其

人任之副使二名選勇功之士任

之或號之甲長俗所謂與頭也輔隊長指

揮士卒副使必聽麾及異色之背

旗

凡五名十名亦是為隊故素屬五

騎十騎之士皆可號之隊長也然

兵寡不可以當于敵矣故不許任

兵要錄
五
隊長之列合數隊以甲騎五六十
名為一隊選隊中有名望士一員
為將使之掌各隊之進止俗謂之
相組常屬則謂組下

素屬甲騎三四十名五六十名者
隊長之列也
各隊異乎其旗幟背旗以禁雜亂
或兵士之背旗用一陣一樣亦可
也

甲騎四五十名謂之單隊合二隊
為一者謂之合隊其分合應援譬
猶左右手最便于戰勢也或二十

五人為單隊五十人為合隊者亦
有例也計多寡從宜矣別有口占

編隊
編隊為陣

令編數隊為一陣諸隊長之中選

其人使統主諸隊謂之陣將或號

部將俗謂一陣之大將者是一對諸隊

長則俗謂之旗頭所謂旗總也指其所

屬之諸隊謂之旗下所謂部下也唯祿

秩相竝而不得稱旗下者共營則

謂之相備其取陣將進止同于諸

隊

素屬三五隊將者陣將之列也

兵要錄
五

編陣 編陣為一軍

合諸陣為一軍將于一軍人號之
軍將 俗所謂一軍之大將者是也 隊長陣將各
取軍將節度也凡禁暴亂討逆賊
壓敵國以一軍之力故軍將殊選
其人
素管領一州已上之將者軍將之
列也
軍將中選其人為偏裨是號左右
將軍輔佐大將軍統領諸軍範賴
義經之於賴朝公直義師直之於
尊氏公是皆偏將軍之例也

總偏裨冠諸軍謂之大將軍異朝
如韓衛鄧關之輩為其任也 本

朝 神武天皇東征之日物部氏
祖道臣命為軍帥 崇神御宇命
四道將軍遣四方 景行御宇以
日本武尊為大將軍東征蝦夷爾
來鎮撫四夷征不服之輩皆得將
軍之任源羽林辭官就國之後有
敕任征夷大將軍兼知天下之事
霸業實權輿于茲矣足利氏霸諸
侯兼相將又為天下之上將經十
有餘代而失鹿之後尊王輔國之

兵要錄
練兵
五

盟主必有上將軍之尊，宣其間有據國跨州恃其強大而自稱大將者，非元帥之例也。

合編步騎

鳥銃手二隊，弓手一隊，長鎗手一

隊，騎兵一隊。外隊長一名，副使二名，鎗頭二名，弓長一名。

名，鎗頭一名，或二名，軍使二名。

幡幟各一面，旗五面，鼓二面，鉦二

口，角二具。

右以上合為一隊，所謂單隊也。俗謂

之一備也，或合編小隊三五以為一隊者，與此編法不同。

隊長及一隊之士所出之役，銃手

別屬于頭一名以備用。口傳

長鎗手頭選勇健者任之。

旗手頭選武功之士任之。

差使役別用一樣背旗役使，令斥

候之事。副使更番奉行鼓吹之事

且覘察賊形勢虛實。

一隊積筭

一副使二名，從僕各八人，共一十

八人。

一甲士五十名，從僕各四人，共二

百五十人。

一銃手弓手三隊，共七十五人，小

一頭各二名合八十一人
 一銃頭弓長三名從僕各八人共
 二十七人
 一鎗手三十人頭一名從僕四人
 共三十五人
 一旗手五人助手十人認旗手二
 人助手四人共二十一
 一旗手長一名從僕四人認旗奉
 行二名從僕各三人共十三人
 一差使役二名從僕各四人共十
 一人
 一鼓手六人鈺手六人吹手二人

共十四人
 一隊將從卒三十人
 一隊將從騎三名從僕各三人共
 十二人
 一隊將之兵器引銃 鈹 鎗持之者
 凡十五人
 一鉛子箱箭箱持之者共四人
 一執靶持屨等之役凡十五人
 一鋤役鍬役等僕奴凡二十人
 一已上戰隊士卒計五百六十人
 餘餘

一 年十七以上者共四人
 一 列之戰隊
 一 書記二名僕共四人
 一 醫役一名僕共三人
 一 厨役頭一名僕共二人
 一 庖人一名
 一 乘馬二匹執靶四人
 一 馱馬五匹馬丁五人
 一 廝養二十人
 一 士卒廝養百五十人
 一 士卒馱馬丁五十人
 一 已上輜重二百三十人餘
 右戰隊輜重士卒總計八百人

餘是其大槩也凡甲士三四十
 名五六十名皆以可為一隊且
 隊長及諸士之采祿有多少土
 地有肥瘠世有治亂故其積數
 增減不同焉

兵要錄卷之六終

